【P站同翻】平緩之日常

贴吧作者id：神様四夕

https://tieba.baidu.com/home/main?id=tb.1.d74aa330.AyIEZPW3AjX7ZBiZeYCvqg?t=1573926946&fr=pb

原帖链接：https://tieba.baidu.com/p/5234029243

——————

Tag： 比企谷八幡-雪之下雪乃-八雪

目錄：

《1. 冬季休假的某日》

《2. 那一天的午後》

《3. 那一天的晚上》

作者Tomato Taylor：

https://touch.pixiv.net/novel/show.php?id=7709800

附：

同同人《那一日的狀況外》

⋯⋯⋯⋯⋯⋯⋯⋯⋯⋯⋯⋯⋯⋯⋯⋯

續：

《4. 這又是另一天》

⋯⋯⋯⋯⋯⋯⋯⋯⋯⋯⋯⋯⋯⋯⋯⋯

——————

《1. 冬季休假的某日》

——————

「哈……」

进入大学以后就开始了一个人的公寓生活，只是也并非一直渴望的那樣自由自在。

首先，只要稍不留意节約生活費就不得不去打工就是其中一個原因吧。然後，尽管今天是休假却還是响个不停的内线电话，正正是决定着我生活节奏的最大因素。

「我应该经常说如果响了就要立刻开门的吧？」

「我应该经常说别给我用备用钥匙随便进来的吧？」

「如果不那样的话你今天肯定也會懒懒散散地度过吧？还有如果是打算模仿我的话，因为完全不像而且令人不快所以给我停止。」

尽管作为最后的抵抗蜷缩在被褥之中，然而就连那个被褥也被以非常漂亮的一击剥夺了。因突然的光而感到眩目，边擦着眼睛边慢慢地开始适应。眼前俯视着我的闯入者，是自高中时代就一直以美貌著称的原侍奉部部长。

「……把被褥还我」

「不行哦。來，快起床。帶來的東西要變涼了」

「⋯⋯算了」

如果是上大學的日子，被從睡夢中叫醒的話是很感謝啦。托那樣的福至今保持著無遲到無缺勤，輕易完成了高中時代的我所無法想像的偉業。只不過在休假日也被叫醒這種事就不能停下來嗎？

死心地從床上像熊一樣慢吞吞地爬下來。從盥洗室洗漱更衣後回來，雖然知道不該對此太過習慣，只是餐桌上已經做好兩人份的準備了。

「⋯⋯我開動了」

「請慢用」

⋯⋯無可挑剔的美味。

是會讓人覺得已經能開店了那種程度的美味。

非常美味⋯⋯總之就是很美味。

「⋯⋯感謝款待」

「粗茶淡飯而已」

一旦記住了這種美味，其他的飯菜無論如何也入不了眼。更進一步地在我眼前端出，真的能把持得住嗎？明知道日復一日變得依賴，卻還是對雪之下的附贈品感到慶幸就是這個緣故。

———

「那麼接下來，洗碗的事就拜託你了」

「……哦」

因為生活補貼的關係大致上必須打工，雖然我是這麼說了，但實際上我並沒有。那裡有著像這樣讓雪之下每天以免費附贈為名給我做飯的企圖。雖說最開始的時候是想拒絕的，但是不知不覺間嗎，變得被這種附贈幫了很大忙。不用說也是有收取相應費用的，只是即便那樣還是有點讓人難為情。

「呼……」

洗著作為附贈的容器而帶來的鍋啦碗盤啦筷子啦的期間，雪之下鑽進了設置在床上的被爐。

我剛一買被爐，雪之下好像就被被爐的魔力俘虜了。

「說多少次了自己去買個被爐之類的⋯⋯」

「明明會來這裡，那太浪費了」

最近的雪之下一大早來叫醒我後，就只是一直在被爐裡暖呼呼地呆著。

雖然認為如果那樣的話有必要特地來這個家嗎，不過不知為什麼雪之下完全沒有購入被爐的打算。

「……打擾了」

「阿啦？今天也要進來嗎？」

「這個被爐是我的！」

洗完碗筷的我也準備進入被爐，不過為什麼這個原部長好像把被爐當成自己的所有物一樣呢？雖然去看被爐的時候，最終選擇這個被爐的⋯⋯確實是這傢伙。改日再去購買的時候自然就付錢了，只是總覺得事後不知道為何被不講理地生氣了。

「更隨意點如何」

「那就不客氣了」

做著各種顧慮嗎，雪之下在我進入前擺正腿。我搭話後就停了下來，往被爐裡伸直了雙腿。

禮節什麼的都丟哪去了⋯⋯

雖然冬季休假前一直在這邊做著課題啊學習考試之類的，放假後倒是沒什麼要什麼要做的。

——————

「別睡哦」

「還記著呢？雖然應該跟你說過忘掉的吧？」

「儘管是在我得感冒的意義上說的？這樣啊，請問你是不是有過進入被爐就睡著了的事呢？」

「……笨蛋」

以前雪之下有進入被爐就睡了的經驗。在我記憶裡，應該是從中午一點一直睡到五點左右，不過之後對那事開玩笑時，被以世上不存在的恐怖表情「給我忘掉！」地怒喝了。

如今不知不覺中，不能用那個作為原料來開玩笑成為了規定事項。

並且，那樣做的話相應的風險也是伴隨著的。

「我蹬！」

「現在就忘掉」

像這樣在被爐裡單方面地遭受著暴力。痛倒是不怎麼痛，不過總有點奇怪的感覺⋯因此能讓雪之下醒著的話還算比較安心。

⋯⋯

「比企谷君，給」

「嗯？⋯噢」

雖然腳被短時間地蹬著，不過是因為滿足了嗎，攻勢停止了。作為替代從雪之下那冷不防地遞過來了個橘子。被爐與橘子，總覺得有股安心感的組合。

「筋也要剝掉對吧」

「很清楚嘛」

順便說下之所以由我來剝橘子，是因為不想從被爐出去。一般而言，如果手指被橘子的汁液染黃，那麼就不得不去洗手了。為了避免那種事態，就特地準備了我這個「去皮職人」。

「呼呼～」

每當進行去皮的工程時雪之下總是心情很好。這樣微妙的孩子氣的地方又感覺非常新鮮⋯⋯。察覺到高中時代所不知道的雪之下，就連彆扭的我也不禁對這份坦率感到高興。

「……完成了」

「還是很擅長呢。來，快點交給我吧」

向前伸出兩只手，像是主張著要接收什麼的樣子。如果是平時的話就這樣輕輕遞給雪之下就完了，只不過今天⋯⋯想要做些惡作劇了。

———

「啊！！啊啊！！吃了！！吃了我的蜜柑！！」

「嗯，好吃吶。不愧是妳啊眼光真准」

這一次沒有遞給雪之下就馬上吃掉了。瞬間聽見了悲鳴，緊接著雪之下的腿部攻擊重新開始了。和之前一樣並不怎麼痛，只是頻率增加了。我想多半是踩到地雷了。

「哇，對不起啦！下此會好好剝的所以請原諒我」

「不行。不會輕易饒恕你的」

　看來對搶走橘子的怨念相當深的樣子。雖然，從被爐出去的話大概不會追來，只是之後肯定要遭受冷酷的眼神。現在沈默住把散發的怒氣接下來才是上策吧。

——————

「哈……哈……」

「⋯⋯累了」

在被爐中持續地蹬人似乎意外地消耗體力。以被評價為缺乏體力的雪之下來說，能夠堅持十分鐘已經不錯了吧。那麼，趁現在開始對雪之下進行安撫嗎⋯⋯。

「非常抱歉。下次一定做好，能再讓我為您剝橘子嗎？」

「⋯⋯下不為例」

新的橘子再次遞到了我手裡。和指示一樣漂亮地把皮和筋去掉，雪之下喜好的蜜柑就這樣完成了。就這樣再次吃掉⋯⋯嗎？恐怕就不會輕易完事了吧⋯⋯。

「接著」

「呼！ 怎樣」

「噢⋯nice catch」

一如既往地稱贊著，把橘子像接球似接住誇耀著勝利的雪之下。在大學時那副模樣是沒有的，不過不知道為什麼來到我家時——或者準確說是悶在被爐時，能看見有些稚氣的雪之下。像是討厭從被爐裡出來啦，或者總是添些小麻煩啦，之類的。

「比企谷君，把手拿出來」

「⋯⋯是」

「給你」

是打算作為去皮的報酬嗎，雪之下每次都把橘子分我一半。雖然被說著各種怨言，但正因為了解著她這樣的一面，才能夠如此輕鬆地應付著。雖然想著這回是踩到地雷了嗎，不過實際上也沒有生氣的感覺。

「⋯⋯好吃吶」

「是吧？給我好好地表達謝意」

「真是十分感謝您」

「呼呼呼。很不錯嘛」

剛剛才吃了個，不過雪之下帶來的橘子果然很好吃。儘管想說不吃其他東西嗎，只是在此之上的要求還是算了吧。姑且，由於剝橘子而弄臟了手，不得不為了洗手從被爐裡出去一次。

———

「拿著」

「謝謝」

用熱水浸濕了毛巾，拿回去給在被爐裡不拘禮節的雪之下。這是出於讓雪之下能呆在被爐裡擦手的照料。雖然一開始想說笨蛋嗎什麼的，不過好像很安於現狀的樣子。嘛不從被爐裡出來也可以吧⋯⋯。

「午飯要做什麼嗎？」

「利用冰箱裡的東西隨便做點什麼吧。那樣如何？」

「誒誒。期待着呢」

一般而言，在靠老家生活費而一個人生活著的男性家的冰箱裡，不應該會有什麼正經的食材。也有從入學開始就接受雪之下指導的緣故，裡頭倒是有少許冷凍食品以及速食麵餅之類的，尽管如此質量也就普普通通的程度。完成端出來的是把蛋和醬油等等強塞進去的麵條，像是冒牌伊勢烏冬麵那樣的東西。

「要是可以再考慮下賣相就好了」

「沒有材料啊」

「那樣的話稍後去買？⋯⋯不，你找機會去買怎麼樣？」

⋯始終沒有要從被爐裡出去的樣子。把那個嚴謹端正的雪之下徹底變成如今這個怠惰者的傢伙是誰啊⋯⋯。對冬季休假後的大學生活有些擔憂。

「雖然說了賣相不太好，不過很好吃呢」

「……是」

別向這邊擺出那種炫目的笑臉啊⋯⋯你真的清楚明白自己容貌的破壞力嗎？被那樣露出微笑的話，男性可是會瞬間陷落的啊？就算是看慣了的我，一不留神的話恐怕都會回不了頭⋯⋯

「下午要做啥？還是西洋棋嗎？或者黑白棋？如果是双陆棋之類的也有哦？」

「那樣啊⋯⋯返回初心用將棋來挑戰如何？」

「將棋記得確實是我的2勝76負？」

「不。是2勝82負才對」

因為學習桌上（放在床上那種小桌子）有著戰績記錄本，哪一邊是正確的立刻就明白了。順便說下所謂的兩勝，是建基於這傢伙身體不舒服並且分神的情況下才能取得的難得勝利。

今天也會被贏得體無完膚吧。

「碗盤，收拾下」

「誒誒。拜託你了」

看著吃完了，把要洗的碗筷拿走。對於清洗成為了我的負責事項這件事，也沒有什麼不滿。雪之下在的話我要洗的東西不可能不改變，單單以數量而言還是少許增加了。儘管不打算對本人說，不過于此相應就當做是我的感謝吧。

和高中时代有著些許不同的平缓日常，倒也不坏吧。

——————

《2. 那一日的午後》

——————

「洗盤子辛苦了」

「……用冬天的水來洗简直是地獄」

　洗完盤子再次返回到被爐。和一旦進入被爐就變得不能再出來的雪之下不同，我是能做到的。只不過，變得想要馬上返回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那現在開始要做什麼？」

「不是將棋嗎？」

「重新考慮了下，不過好像提不起勁」

　……意外地是个随心所欲的人。也因此，從現在開始的預定行程又变回了一张白紙，不過有什麼方案嗎？怎么也不会是以睡覺度過……大學的課題也是沒有的哦？

「不久就要到除夕的樣子，要不做掃除嗎」

「……嗬？」

「年末的大掃除，你還沒做吧？」

剛一到寒假就被驅使著作為雪之下房間掃除的男性勞動力，至今對那記憶猶新。也因此一直害怕著去完成掃除……完全沒留意。

「那麼做大掃除怎麼樣？為了能迎接一个身心舒暢的新年呢」

　一旦進入雪之下的監視就無法適當地蒙混過去，那樣的事前幾天親身領教了。那種程度的勞動還要在我身上降臨嗎……。

「嗯？不過正月我是打算回父母家的」

「是那樣嗎？因為我不會回去，還以為你也一定不回呢」

　完全搞不懂你的邏輯。嘛雖說要回去，不過打掃不打掃又是另一回事了。……預先收拾下嗎？

「雪之下」

「什麼？」

「從被爐裡出來。要掃除的話」

「……請把將棋棋盤拿來。事隔好久了呢，給你做對手」

……真的是個隨心所欲的人。

———

「是，我的勝利」

「……見鬼」

　連去回想到底被打敗了多少次都變得討厭了。因為戰績記錄本好象被更新著，之後重新查看的話就能明白輸多少次了吧。從午飯後就開始對局，首先全敗的事是知道的。根本想像不到直到剛才還說著要去打掃什麼的。

「那麼，進入下一盤對局嗎」

「不打掃真的好嗎？」

「那种非常麻煩的事請往後推遲。能和我在一起的時間想過得有意義的吧？」

這家伙，真的是雪之下嗎？因為不想從被爐出來，於是「打掃太麻煩」那樣斷言了。變成這樣的話，說什麼也要把她從被爐裡拽出來不是嗎。雖然將棋輸了，不過這次要戰勝雪之下！

「能幫我拿下電視遙控器嗎？」

「遙控器？……夠不著所以請放棄吧」

「……哎」

　首先第一作戰失敗了的样子。重振精神轉移到第二作戰。

「吶，橘子還有嗎？大概是午飯的緣故嗎，有些嘴饞了啊」

　這個家裡已經沒有橘子了。因為橘子是雪之下提供的東西，如果想要追加的話自然只能由雪之下拿來。那麼必然的，雪之下從被爐裡出來可以說是計算之內了！

「想要蜜柑是嗎？那樣的话請自己到冰箱里拿」

「……」

「啊，因为我也想要請多拿幾個」

　……作戰失敗！怎麼說也沒想到冰箱裡有餘下的保存起來了。

———

「對了。今天四點左右我就先離開了」

「有什麼事嗎？」

「誒誒。是那樣的……晚飯的話我想大概會在七點」

邊剝去橘子邊傾聽著雪之下的話。一直為我做晚飯的緣故，時間之類的自然是完全聽任雪之下老婆的安排。既有像今天一樣指定著準確時間的日子，也有冷不防地就把鍋端過來的時候。前不久甚至直接在我家廚房製作了。

「因為有想從九點開始看的節目，所以就拜托你了」

「……是」

　雖然這傢伙家裡明明有比我這邊更大的電視機，想看的話在自己家看就行了啊……。順帶一提，所谓「拜托你了」指的是「提前預熱被爐」。

「比企谷君，毛巾」

「稍等下」

　吃完橘子後的慣例事項。急忙為雪之下準備毛巾後才注意到——如果不把這個交給雪之下擦手，就會從被爐裡出來了不是嗎？因為注意到的時候已經遞過去了，這個試驗方案留待下次。

「現在是在打著什麼不好的算盤嗎？」

「……妳的錯覺吧」

天生直覺的敏銳度是需要警戒的。在把雪之下從被爐裡引出來之前就會被察覺了啊，難度又變得更高了。

邊洗毛巾邊远远看着在被爐裡放鬆著的雪之下。把手臂貼著被爐向前伸直，擺出一副完全不顧旁人的模樣。對大學存在著的雪之下粉絲俱樂部來說恐怕就是件嚴重的事了。

「雪之下」

「什麼？……偷拍重罪！請立刻消去！」

這個傢伙不能從被爐出來。如果這麼考慮的話，只要保持距離就會被隨意擺弄的不是嗎？試著用智能手機隨意拍了張生活照，不過雪之下胡亂揮著手地強烈抗議了。你是哪來愛撒嬌的孩子嗎……。

「請快到這邊交出偷拍工具！喂，不許逃跑！」

當然，雪之下的手夠不著。雖說試試看從這開始能靠近雪之下到哪種程度，來場chickenrace也不錯⋯⋯那麼，該怎麼辦呢。

（チキンレース，chickenrace，兩車相向趨勢看誰先膽怯，總之就是試膽力）

「吶，打算怎樣處理那個照片呢？」

「打算怎樣處理……打算怎樣處理來著？」

　在雪之下的手夠不到的範圍內觀察著狀況，不過被她突然拋出的問題梗住了。完全是一時興致地拍了照片，不過我到底打算怎麼處理這個照片呢？

「打算賣給誰？還是說要送給姐姐嗎？」

「那樣的沒有啊」

　關於前者我根本沒有那樣的人脈關係，關於後者可以說我完全沒有對等的好處。倒不如說召喚出那個姐姐只有缺點可言。真的啊這個照片要怎麼處理呢？

「……全部都奪去就像是愚蠢的執政者啊。好吧，那一張就准許了吧。但是嚴禁散髮」

　哦呀！雖然想著手機會被沒收，然後多餘的資料會被刪除，不過這次相當寬容不是嗎？禁止散髮之類的限制也和我沒啥關係，實際上是無罪釋放嗎？

「今後每次攝影之前都要向我請求許可。知道了嗎？」

「是，是的……」

　如果雪之下说寬恕了，那么就不会是謊言。總之被捉住的擔心已經沒有了。稍微無法釋然的邊照著被催促的那樣回到被爐。

　……被蹬了不知道多少次。

———

「差不多要告辭了。送我到家吧？」

「喔」

　對那行為本身已經習慣了。多少次到這傢伙家裡打擾也記不清了……而且要說是「送」也⋯⋯。

「謝謝。那麼，稍後再見」

「哦。再見」

「暗號會像平時一樣敲牆壁。有的話要立即回應啊」

「是是」

　從家出發只要走上一步，打開旁邊的門便到達目的地了。開始時每次都提心吊膽，不過發現作為鄰居的好處比較多馬上就主動暴露了。

　雪之下在門的對面消失後，用腳後跟翻過來勾開隔壁的門。送雪之下時燈啊暖氣設備都一直開著，不過也沒什麼，僅僅是作為鄰居的些許付出而已。在雪之下招呼以前，把白天沒能進行的掃除預先做一下吧。

——————

《3. 那一日的晚上》

——————

「差不多了吗」

　全神贯注地做著扫除，不过偶然看表的话已经六点半了。确实雪之下说了在七点会打招呼，扫除也刚好告一段落了，说不定应该拍拍手给个提示。毕竟平日就恰如其分规范著自身保持卫生，虽说是大扫除不过也不算特别费力。

「……呼—」

　之后再把垃圾处理掉，就可以勉强说是完工了。虽说在雪之下打招呼前到被炉里也可以，不过总有著被炉刚变温就会被呼叫的预感。考虑到将被招待晚饭的话，现在进入被炉只能说是愚行不是吗？

到底不会像那个慵懒的大小姐一样不能从被炉里出来。要说的话，那个怠惰者进到被炉时我就变得要照料她了。像是送水啊送毛巾啊什麼的要进入被炉里比登天还难。

「噢？」

　我想起雪之下那个怠惰的样子不禁浮出苦笑，不过等了又等的暗号突然有反应了。

『比企谷君，准备好了』

　刚打算敲墙作回复，雪之下的声音就传来了。多亏了墙壁不算太厚，隔壁的声音稍大些就能传到。对邀请进行肯定回复后，这次才真把灯关了然后从自己的屋子出去。

比预定早了十分钟的样子。

——————

「欢迎」

　刚一开门，围裙身姿的雪之下就迎接了我。虽然几乎每天都在看，但即便是这样的自己对那身姿还是难以直视。比这个围裙装扮更俱威胁的，也就是夏装以及出浴长袍之类的东西了。我认为后者的破坏力是当真需要被限制的范畴。

「晚饭都要变冷了哟。别一直看著迷了请快进来」 （都知道看著迷了）

因那言语回过神来的我，鼻子被晚饭散发出的美妙香气刺激到了。跟随著退回里面的雪之下进入房子，餐桌上排列开来的料理跃进了我的眼帘。

「为什么今天如此豪华什麼的？有什麼事吗？」

　在桌子上，首先是烤牛肉和起司火锅，与盛宴款待相称的料理被依次排列著。要准备这种分量的料理，至少花上数小时才能行吧。

「快点坐下怎样？」

「⋯哦」

　取下围裙的雪之下，最后从烤箱取出了很大的火鸡。把那个放置在桌子正中间的缘故，晚饭的全貌更加紧密地凸显出来了。

「圣诞节的时候，因为我回了父母家。想著重新补上那个节日呢」

「……」

　圣诞节的那天我有著一个人在快餐店吃鸡的记忆。（\*\*\*刺激）虽然记得那天雪之下不在……原来回到了父母家吗。

「被说了如果圣诞节回去，正月就可以在这边度过了。只是推迟的圣诞庆祝会呢」

「那，那样啊……」

「话不多说赶紧吃吧。真的要变冷了啦」

　眼前盘子里的料理被分成数份。到刚才为止还在专心打扫所以没注意到，我好像相当地饿了。

——————

「很好吃……」

　这种程度美味的晚饭该说是久违了，一生中恐怕也只能有几次不是吗？盘子上的料理被清扫一空，隆起腹部一边沈浸在料理的余韵中。能品尝到这样的饭菜的我在下宿生当中也算是恩格尔系数极端低的不是吗？……不，因为那个伙食费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很高吗？（可能有些多余：1.下宿生指靠父母的租房大学生之类的 2. 恩格尔是食物占消费比重，一开始判断低的原因是因为一般生活水平高=恩格尔系数低）

「没想过能全部都吃掉什麼的呢。我收拾下碟子呐」

　尽管像是呆住了的口气，不过没能遮掩住嘴角些许浮现的笑意。自己做的饭能被赞美的话无论是谁都会感到高兴的吧。意外地感情立即就暴露在脸上，这家伙看起来相当愉快。

「洗盘子是我负责的吧？」

「你能动吗？」

　别愚蠢了啊！吃得再饱洗盘子之类的还是能做好的呐！从椅子上起来，比雪之下更早地到达洗碗池。在以单身生活设计的高级公寓厨房，即便能并排二人窄也是狭窄的。托这的福雪之下好像也坦率地托付了洗盘子的事。

「洗完盘子后蛋糕……吃得下吗？」 「……过一会」

「是吗？那样的话，看过电视节目后再来吃吧」

　临睡前吃蛋糕吗，会胖哦。多半蛋糕也是亲手制作的，就这麼放置到明天也不太推荐。吃得太过头了真的很抱歉。都是美味的料理份量太多的错！

「我会先到你家去。你也请在九点前洗完澡过来」

（大老师在雪乃家洗澡，电视在大老师家看）

　如果是男子一人租房的话每天在浴缸泡澡的事是没有的，基本上只是淋浴结束。另一方面因为雪之下家的浴室每天都会放满热水，不知不觉间吗变成了这样借著浴室。尽管最初是拒绝的，不过作为最终解，如今这个家里有我的换替衣服。换出的衣服也一并拜托著清洗，早就完全像是同居合租的领域了。不用说，我和雪之下的关系联想不到色色的意味上去。我的生活费能稍微抑制，雪之下则能够确保劳动力——只是那样的利害关系罢了。

——————

「迟到了呢。虽然还来得及也没太在意」

「因为泡澡的水温绝妙呐（不知觉泡久了）」

　关了灯锁上门后回到了自己家，不过那个时候电视节目已经快要开始了。尽管暖气已经相当充足，还是本能地进入被炉里舒展双腿。於是脚的前方，触碰到了大致上同时伸出来的雪之下的脚的脚尖。

「呼fufu～」

　想著触碰到了的一瞬间，我的脚立即被雪之下轻轻踩住了。也有以前被踩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缘故，这前头没什麼大不了的事是明白的。而且要说是踩著也⋯因为只是轻轻搭上脚的程度，没想著做特别的抵抗。

　压住我的脚 ，在电视机画面和手表间忙碌游走著视线的雪之下。仅仅看到那副模样就能明白有多麼期待，不过即便那样我想也该稍微冷静些……因为电视已经开著了切换频道就好。

「呼fufu～」

　虽然不知道内容，不过只看到OP就已经大概了解。与猫咪并排著的，雪之下最喜爱的角色在画面中出现了。

「潘先生吗⋯⋯」

「安静」

　……从现在开始要连续两个小时左右保持安静吗。那麼说来暑假去迪士尼时也是，那期间似乎是相当长时间地禁止私语了。现在播放著的是雪之下已经看过了的作品，记得确实应该是在隔壁家保存著的蓝光DVD。

——————

　差不多两小时的观赏会结束后，紧接著蛋糕也吃了。因为是小型蛋糕对腹部的负担也很小，说来真的像是小规模的圣诞庆祝会一样。虽然要洗的东西还放置著，不过时间也很晚了，也应该送雪之下回家里去了吧。

「Merry Christmas」

「……哦」

「那麼，明天见」

「明天见」

　与雪之下的分别寒暄仅仅是三言两语。虽然圣诞已经过去很久了，恐怕对於我们两而言今天才算是真正的圣诞。尽管从门口稍微向外走，应该说也是当然吗，天空并没有降雪。毕竟在市中心附近降下的白色圣诞可是很稀有的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好冷！」

　尽管不知为何对回到家里有所踌躇，不过被突然袭来的寒流击败，赶紧把门打开。不得不把盘子洗了是明白的，然而还是逃似的溜进被炉里取暖。洗盘子再稍微放缓也可以的吧。

「……给家里打电话吗」

　今天与雪之下的谈话中，有件想预先确认完毕的事。而且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小町的声音了。或许已经睡了？⋯⋯明天再打吧？

　不打电话的情况下，事实上再不睡似乎也没什麼好干的。把被炉的插头拔掉，然后到洗碗池里洗盘子。所见的盘子似乎是雪之下家的东西，这样一来有必要认真仔细地洗干净了。虽然因为吃饭的场所有时在我家有时在雪之下家，碗筷之类的其实相当频繁地调换弄乱了⋯⋯不过这方面看起来已经完全放弃了。

『晚安』

「……晚安」

　在与床相邻的地方，连同敲著墙壁的声响，雪之下的声音传到了这边。不知不觉间已变成了熟悉的睡前寒暄，像这样与谁低语著晚安什麼的，自然不是什麼坏事。

「真温暖……」

温暖的感觉绝绝⋯绝对不是多亏了寒暄什麼的。而是因为收容在被褥里头的，在人类的工艺史上也算是极好的文明利器呐。恐怕是在让我去洗澡的期间，雪之下特意为我准备著沸水吧。这个汤婆子是和雪之下一起在买被炉的店铺里买回来的东西。 （不是热水袋是个壶）

「预先放入了汤婆婆真是太好了……」

　对于忘记往雪之下的床里放入汤婆子抱有了罪恶感。而且今天也是，还没能达成在今年内对雪之下致谢的目标，就这麼度过了。

——————

【同同人】《那一日的狀況外》

——————

這一次沒有遞給雪之下就馬上吃掉了。瞬間聽見了悲鳴，緊接著雪之下的腿部攻擊重新開始了。和之前一樣並不怎麼痛，只是頻率增加了。我想多半是踩到地雷了。

「哇，對不起啦！下此會好好剝的所以請原諒我」

「不行。不會輕易饒恕你的」

　看來對搶走橘子的怨念相當深的樣子。雖然，從被爐出去的話大概不會追來，只是之後肯定要遭受冷酷的眼神。現在沈默住把散發的怒氣接下來才是上策吧。

⋯⋯

「⋯⋯等，等等，放開我的腳！」

從剛才開始雪之下就揭起了蹬擊風暴。不過是認為我有逃離的可能性嗎，由於被爐不算太寬敞，順利地把我的腳給抓住了。

抓住腳本身倒沒什麼，不過這樣一來姿勢就被限制了而且防禦不能。要投直球來說的話，雪之下的腳丫現在正反覆地踩著我的敏感部位。明明看不見被爐內部，對雪之下裸露的雙腿的想像反而愈發清洗。

「⋯哈⋯⋯哈，停，停下來啊雪之下」

聽到終止宣言的雪之下，像是詢問般歪了歪頭。但馬上是察覺到什麼了嗎，在被爐面的另一只手托住下巴——是她習慣性的思考動作，片刻後捂住嘴角，眯著眼看向我。

「⋯⋯是這樣呢。比企谷君，對我在妄想什麼呢。」

「啊不，那個是⋯⋯」

該說是妄想嗎，不如說只是因為雪之下踩到了才產生的不良反應，妄想⋯⋯是之後引發的。所以，應該算是生理現象嗎？

「⋯⋯那個是生理反應啦」

「也就是說，無論對方是誰都會變成這樣？」

「⋯⋯誒?」

「就算不是我，也會變得那麼大嗎？」

這傢伙⋯在說些什麼啊？不害羞的嗎雪之下桑！？而且要怎麼回答好呢，雖然這種情況下感覺否定比較好，只是怎麼說生理現象之類的哪裡控制得住啊。

「就是默認呢」

不好。因為短暫地篩選著可行方案，沒來得及回答就被判了死刑。死刑是嗎？接下來是行刑嗎，另一隻腳也被抓住了，雪之下腳上的力道增加同時兩隻腳的攻擊部位也集中到了一塊兒。

「哈⋯啊⋯哈⋯抱歉抱歉對不起！請原諒我！」

稍微有點太激烈了，情況變得相當緊迫。順便緊迫的理由是害怕控制不住自己⋯這傢伙不是有點得意忘形嗎？

「好吧原諒你也可以，不過⋯」

意想不到地雪之下的攻擊突然停下了。不過雖說是這樣也希望你能把踩在上面的腳順便挪走，這種狀況更奇怪不是嗎。

「餵我吃橘子」

像小女孩一樣雙手託著下巴，天真爛漫地看向我。雖然覺得餵食play什麼的稍微有點跳躍，不過要是不趕快讓雪之下的攻擊停下來，恐怕就是穿越的程度了。

「好吧」

而且餵食也沒什麼吧。一邊在心裡說服自己，我發揮去皮職人的技能高速剝了個橘子。要整個塞進雪之下嘴巴裡嗎一瞬間那麼想了，不過到底是不行的吧，感覺後果會很嚴重。

掰開兩半，然後摘下一小片遞到了雪之下嘴邊，雖然覺得有點羞恥但也沒辦法。雪之下稍微張開口，就那樣吃掉了。不，橘子瓣是吃掉了，應該說更進一步的，把我的手指也吃掉了。手指被雪之下含在嘴裡，被慢慢吐出的同時沾滿了唾液。那個，到底是吃什麼樣的橘子才會變成這樣呢？

我正因為突發的狀況愣住了，雪之下對我露出了很有稚氣的微笑。雖然現在看來裡面的根本不是稚氣？

「那麼，下一個」

「那個啊雪之下⋯⋯為什麼含住了」

「嗯，這樣比企谷君不就不用去洗手了麼？」

是這樣啊，舔乾淨就不用在剝完橘子後特意去洗手了呢，原來如此⋯⋯才怪吧！不如說現在變成了不洗手就冷靜不下來的狀況不是嗎！？

「比企谷君不願意？」

「額⋯⋯還是不要了吧」

要說願意還是不願意什麼的，自然是願意的⋯⋯只不過這之後也不能進一步開展劇情什麼的，對男孩子來說也是很難熬的希望能理解。

「膽小鬼呢」

「要你說⋯」

「那麼最後再喂一片就饒你吧」

「還要啊⋯算了」

還以為善良的雪之下桑會無條件釋放人質呢，結果還是要餵對一片。不過也就一下而已，撐過去吧比企谷八潘！不要被迷惑了！

「只是⋯要用嘴巴餵」

「⋯⋯誒？」

什麼？沒聽清楚，啊哈哈啊哈哈，雪之下剛才是在開什麼玩笑嗎哈哈不過沒聽清楚。嗯。

「不餵就繼續了哦」

看我呆住了的雪之下的雙腳短暫地重啟了，從剛才開始就一直鼓漲的部分被兩隻腳掌夾得緊緊的。

「不，不。等等啊，嘴巴餵⋯⋯說什麼啊」

「只要叼住一端餵我吃就接受了」

「那樣我會碰到的吧」

「我不介意」

可是我很介意啊！一般而言看見眼前的女孩子和自己間接接吻什麼的，不是會心跳加速嗎？還是說是因為我很純真是嗎？這麼單純真是抱歉啊。

只不過這裡雪之下也看不出讓步的打算，如果繼續耗下去我的理性就會比san值更早花光，那個時候結果不堪想像。只能幹了嗎？

我看看雪之下，棄權的可能性⋯⋯沒有。看了看橘子，又看了看雪之下的兩隻眼睛，再看了看橘子，讓自己轉變成O2O的商業模式。掰下儘量往大片的挑卻還是很小的一片，謹慎地在極限範疇叼住一端，朝趴到了被爐上仰視著我的雪之下送去。

兩人之間已經變得很接近了，與戰戰兢兢的我目光相觸，雪之下用雙手撩起兩邊的髮鬢，展現了在記憶裡成為了模板的笑容，露出的小小虎牙讓人覺得是非常頑皮的女孩。然後閉上了雙眼，臉頰向著我靠近。

那個，確實是吃橘子的吧？我沒有記錯吧？閉上雙眼是怎麼回事嗎？吃橘子是什麼神聖的儀式嗎？

在我的大腦裡交錯著亂七八糟的想法時，該說是預想之內嗎，橘子，連同嘴唇，都被雪之下咬住了。那一直注視著的粉嫩雙唇如今與我的緊密貼在一塊兒，重疊的面積中有著從皮膚表面擴散開來的甜味，濕潤伴隨著熱度的氣息在口腔中往返流動，檸檬味香波的發香纏繞在臉上逐漸吸入，嗅動的同時與雪之下軟軟的鼻尖對鼻尖相互摩擦，沒有閉上的雙眼裡是雪之下那如同披上了銀妝的皮膚以及微顫著抖動的纖長眉毛。

短短的數秒後，雪之下率先退了回去，臉頰稍許發紅地撇開目光，明明是自己先主動的還要害羞什麼真糟糕啊。

我只是發愣地保持著探身的姿勢，思考轉不過來似的，有些呆滯地，咬著嘴裡的橘子。

嗯？不是要我餵雪之下吃的嗎？

⋯⋯

「⋯⋯比企谷君？比企谷君！」

「誒！」

眼前的是有些困惑但又鼓著臉的雪之下，雖然感受不到生氣的樣子。

「發什麼呆呢？」

思路一下子變得清晰，記憶也恢復原狀了。

「非常抱歉。下次一定做好，能再讓我為您剝橘子嗎？」

⋯⋯妄想就稍微當做秘密吧。

——————

《4. 這又是另一天》

——————

「……嗚咕」

在被褥裡頭正品嘗著舒適的睡眠，不過因為莫名的沖擊被強行剝奪了。對狀況一無所知的我，僅僅抱著“好重”這樣的感想。

「還要睡到什麼時候？已經九點了哦」

「……痛」

　不單是重，痛也添上了。說是痛也只不過是認識到——胸口被給予了連續的刺激而已。睜開朦朧的雙眼，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鮮明的黑白對照。模模糊糊意識到是“很漂亮”的時候，胸口又受到了一擊。儘管明白了不是痛，不過更麻煩了。

「……雪之下？」

「沒錯哦。這以外還能看見誰？」

　總算逐漸把握住狀況。一如既往來叫醒我的雪之下，作為那個一如既往似乎是騎在我身上了。那麼覺得重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給我下來」

　說很重之類的自尋死路的事是不會做的。至今為止的交往，對於那是何等愚蠢的行為切身領教著。雪之下下來後，擦著睡迷糊的眼睛一邊挺起身。為了使睡眠中固定著的身體變得舒緩，盡情地伸展四肢。

「……嗯？什麼？」

　腳也隨著手臂伸直，只是在那前方撞上了什麼硬硬的東西。卷起被褥看向腳邊的話，陌生的盒子被放置在那裡。似乎被漂亮地用絲帶包裝著，想必是雪之下放下的吧。關於這東西的意義，回想起昨晚的事總算有所察覺。

「可以打開哦」

是明白我察覺到禮物的來源是雪之下嗎。總之按所說的那樣解開絲帶。正當要拿起盒蓋的時候，雪之下點了下頭。把那動作解釋為讓我打開的信號，把心一橫拿掉了蓋子。

「這是……围巾嗎？」

「看了就能明白吧？」

　在箱子裡頭放入的是圍巾。把那取出時，附隨的手套也掉出來了。顏色是與圍巾一樣的藏青色，這邊也是像養成了癖性一樣的高級品觸感。寒假以來一直度過著像這般暖和愜意的生活，只是也明白過年時會進入最冷的時期。能對那有所防範的禮物，沒有比這更讓人感激的了。

「那個……我，沒有準備啊」

「不記得有要求過所以並不介意哦。期待明年」

　明年還是很長遠的話題，不過明年一定，盡可能地好好交換禮物。雪之下在身邊的這種狀況，明年也大概⋯⋯肯定會繼續下去吧。明明只是確信，但為什麼呢總覺得是不會動搖的。

———

「要感激到什麼時候？快去換衣服。今天早飯後要去買東西呢」

「買東西？」

　昨天一整天應該完全沒聽說過那種事。雖說今天也沒什麼特別的事所以並不怎麼介意⋯⋯。只是那種事請更提前說明啊。如果當日有預定要怎麼辦哦！

「誒誒，買東西哦。從現在開始準備早飯，那之前給我先去整理好儀容」

　雪之下好像是不打算從這個家出去了。另一邊我才剛睡醒的緣故，亂糟糟的頭髮都沒來得及整理。原本作為一家之主的我應該是有著主導權那種東西的，不管怎樣心理上大概已經變得無法違逆雪之下了嗎。至少現在的我，完全沒有催促雪之下離開的想法。

「衣服之後會給你選，現在用平日穿著的就好了」

「是嗎」

　關於服裝雪之下持有絕對的決定權。服裝品味為零的我，意識到這樣比較輕鬆也變得不怎麼在意。去大學用的服裝是在（衣櫃）第三層，在家穿的是第二層，休息日外出時的衣服是第一層，大致上被這樣分類了。

　這次如所說的一樣從第二層取出室內便服，為了更衣溜進更衣室。在更衣室裏頭，上一次使用是什麼時候呢老實說已經記不清了，總之浴室的門是無用的。（因為在雪乃家洗澡）

———

「這件嗎？……還是這件？」

「……哪個都可以吧」

「我不那麼認為」

　結束了早飯後，像換裝模特一樣被擺弄著。只是緊貼在室內便服上做著對比的緣故，也沒有必要一一試穿。不過到底是二十分鐘都被做著同樣的事，開始有些吃不消了。

平日的話倒也不是這種程度，只限於今天花的時間特別長是為什麼嗎⋯⋯。

「雖然很苦惱⋯⋯就這件了！」

「…… 決定了嗎」

　作為額外10分鐘左右煩惱的結果，今天的衣著似乎是決定下來了。在更衣室換過後回來，眼前是以仁王立的模樣抱著胳膊，反覆點著頭的雪之下。如果被差評了要怎麼辦呢這般畏懼著，不過似乎是杞人憂天了。

「……嗯，不愧是我」

「……是嗎」

　選了衣服的是她所以把那說成自賣自誇也不見得有錯。像是欣賞著自己的作品一樣，在我周圍打量著繞了一圈，再次在正面做起仁王立。……好近。

「呼呼」

「咦！？」

「請不要動」

　解除仁王立並向這邊逼近一步，雪之下的手朝我脖頸伸來。驚訝的呼聲也被忽略掉，簡直像妻子給丈夫系直領帶時一樣，把我的衣領扶正了。近在眼前的雪之下，從那黑髮飄來了很香的味道。⋯⋯啊啊，這要怎麼冷靜下來啊。

「所以怎麼樣呢？……還不錯吶」

「……」

　從快要黏到一塊兒的狀態中解除，稍稍遠離做著確認的雪之下。鑒賞範圍不僅是衣領也涵蓋袖子的部分。滿足了的雪之下捶了捶肩膀，因此我也從直立不動的體勢中解放了……不過真不敢相信，只是換衣服居然花了快一小時。老實說現在的心情是一半吃驚一半呆然的吧。

「那麼，出發了嗎？」

「哦」

　雖說沒打聽過目的地，在這種冷天裡出門怎麼也提不起勁。反正外出是既定事項，只能儘可能早點回來了。披上掛在架子上的外套，確認帶上了錢包。準備完畢。

「稍等」

　率先在玄關處換著鞋子時，聽到了雪之下對我的呼喚。順從那個聲音抬起臉，在脖頸處有什麼酥癢的觸感到訪了。

「很相稱哦」

　嶄新而至的刺激源，是今早被作為禮物收下的圍巾。突然進入視野裏頭的是雪之下那毫無顧慮的笑臉，清楚明白心跳一口氣加速了。這種突然襲擊當真繞了我吧……。

———

「右還是左，走哪邊？」

「……右」

　離開家時的動搖已經收起來了。現在，被帶到臨近大學的購物中心卿卿我我（ラブラブ，原文是ブラブラ=閒逛）。剛才去過服裝店，如今正朝著餐具售賣場移動。儘管目的不明，相當快樂的樣子。

———

「要這邊的？還是這邊的？比企谷君怎麼想？」

「……硬要說的話右邊吧。看起來容量比較大」

　轉悠了幾間店鋪，現在正拜訪著餐具售賣場。雖說用哪個玻璃杯都不大介意，要是胡亂說一通的話會被進行（搓衣板）絞殺倒是明白的。為此憑著自己的感覺坦率做著回答，只是那途中口袋裡的手機震動了。

「判斷的基準到底是實用性吶……電話？」

「好像是啊。可以接嗎？」

「請便」

　有打給我的電話還真是很稀奇的事。對此了解著的雪之下，看向這邊的眼神稍微有點恐怖。簡直像是目擊到外遇現場的妻子一樣⋯⋯有種生命受到威脅的感覺。

「是誰？」

「額，那個……小町打來的」

「這樣啊」

　說明對方身份後，到先前為止危險的視線消失了。對此感到安心一邊按下了通話按鈕。預定要從這邊聯絡過去所以時機也正好。雖然雪之下不在的話，無須多餘地感到害怕就能結束了⋯⋯。

———

『喂喂，歐尼醬？還活著？』

「托你的福。有什麼事嗎？」

　用手機通話漏出聲音也是無法避免的事。也不是說打算要隱藏，不過公然側耳偷聽之類的，那是作為名門大小姐應該做的事嗎？

『歐尼醬，你正月要怎麼辦？反正不會回來的吧？』

「喂，怎麼擅自決定了。壓歲錢可是在等著我的哦？」

『都成為大學生了不可能還有壓歲錢領的吧』

　沒有壓歲錢⋯⋯什麼！？笨蛋嗎！

⋯⋯嘛，壓歲錢什麼的只是副產物，在家族裡度過正月的那邊才是主菜。

小町的這個發言，壓歲錢和家庭哪邊更優先嗎——絕對是在測試著我沒錯。

「所以，我什麼時候回來才好？」

『那是⋯其實好像就算不回來也沒問題哦』

「……哈？」

　連在隔壁的雪之下似乎都嚇到了發出聲音。對於側耳偷聽的事好像也沒怎麼打算隱藏。我好像是真的被家族捨棄了。 什麼啊這種悲哀。

『說是因為或許會有大學的結識或者要事什麼的。在冬季休假結束以前只要見上一面就好了哦』

「⋯⋯那，是那樣麼」

　我的話不可能會有什麼與大學相關的要事吧。這裡是（父親？）為了與小町度過而委婉地把我轟走的藉口而已。既然如此那自然不可能會對我說快回來，類似的考慮這個瞬間並沒能浮現，對此刻的我來說只有「可以不用回來」的這個事實是重要的。（也就說更在乎可以和老婆在一起的意思）

「而且，關於生活費也一如往常地匯到雪乃姐的戶口了」

「……」

『來自小町的聯絡事項以上結束！那麼哥哥有什麼要說的嗎』

　竟敢把錢往他人的戶口存入之類的令人佩服。從小町那打包票的緣故雙親似乎也同意了，不過作為利於節約的代價變得不能自由地使用金錢了。真的很令人為難啊。

　不管如何，本應該從這邊打電話回去打聽的正月事項已經結束。那樣的話已經沒必要進行事務性聯絡了。之後再和小町說說那⋯⋯

『那麼就這樣，代我向雪乃姐問好吶』

「等下，小町！」

⋯⋯

　沒來得及叫住，從電話裡只有嘟嘟嘟無情的電子合成音傳出。倒是明白在隔壁的雪之下小聲笑出來了。

「阿啦阿啦，被討厭了？」

「⋯⋯別，別糊弄我！大概只是太忙了而已！」

「玩笑哦。那麼，你正月要怎麼辦呢？」

　明顯高興的笑臉是有什麼理由嗎。對與自己所想一致的事情進展抱有滿足感，这时的我开始看着雪之下。儘管如對方意料一樣行動令人生氣，對手是雪之下的情況下要另當別論。

「⋯⋯沒有辦法只能在公寓裡度過了」

「阿拉？我也碰巧在家哦」

　碰巧呢⋯⋯。我看著她那像是要跳着步子走的身姿，一個人悄悄地嘆息了。期待著除夕什麼的那種事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的。

——————

《5. 火鍋日》

——（時間點與4同一天）

「總算活著回来……」

「啊啊，辛苦了」

　購物在那以後也持續著，沒有體力的雪之下在走出商場時就變得有些呼吸困難了。那之後因為能接連乘坐巴士和電車，總算是平安無事地回到家了⋯⋯嘛，辛苦您了。

「晚飯，我來做嗎？」

「休息一會兒就沒問題了哦」

　把買來的大量食材往冰箱冷藏庫放入時，雪之下搖搖晃晃地進入了背爐。電源也還沒打開，我想是沒有多暖的。不過好像並沒有注意到，看起來很有趣所以暫時不干預。

「全部都放到冷藏庫裡就好了吧？」

「有細分到塑料袋裡的放到冷凍庫。其餘的用冷藏庫就好」（就是冰箱那兩層，冷凍是溫度低的）

　似乎還沒注意到電源的事。整理好買回來的東西我就准备去打擾了，只是難道說，會到那個時候都察觉不到吗？話說這东西也買得太多了吧⋯⋯。

「沒有辦法的吧。也不知道你是否要回父母家，（之前的分量）沒買夠哦」

「……真的非常抱歉」

　總覺得不道歉的話是不行的 。實際上，正因为没考虑我的正月預定才購買了如今這數量龐大的商品，不管怎麼想我都是原因的一部分。不過再怎麼說，變得留在這邊對我來說也是意料之外的事。

「⋯⋯電源是不是沒打開」

「噗」

「不想吃晚飯了嗎？」

「對不起」

　對笑的事情道歉了所以請別瞪著我。

從眼前爐灶上設置的鍋裡，能聽到咕嘶咕嘶～沸騰的聲音。雖然整理著冷藏庫時就大概判斷出來了，今晚應該是打火鍋吧 。作為下宿生兩人來說怎麼想也太起勁了嗎，眼巴巴地等待著牛肉火鍋的準備完成。（這裡和後文的火鍋指的是涮涮鍋，雖然我覺得當一回事就好了）

「……差不多了嗎？」

「！！」

　姑且好像準備完畢了。揭開蓋子的瞬間水汽一撲而上，視野被白霧遮蓋住。慢慢地眼前變得清晰，看見了色彩斑斕的火鍋全貌。有豆腐有小白菜還有香菇之類的，快要擱不下似的被鋪滿在鍋面，在桌邊牛肉以及水菜被準備著。對平日習慣著樸素飲食生活的這副身軀來說 ，像這般豪華的景象確實惹人垂涎。

「……這個，要多少錢的？」

「每100克1200円左右哦。所以請好好地品嘗」（注：机翻做底1200/g吓到我，查了下大概属于A4/A5级）

「好貴！那樣子買不要緊嗎？」

　平日裡牛肉都不怎麼買，即便買了也頂多是幾百円罷了。

雖然大概只是這兩天的食費飛速上漲感覺到 是， ⋯⋯。

「金錢方面我有在好好地管理所以沒問題喲。好了好了，快吃吧」

「……我，我開動了」

　小心翼翼地把筷子伸向肉，然後放到鍋裡涮熟。點上準備的醬汁狠心往口中運送，像是入口即溶一般美味隨即擴散開來。

「好吃……」

「誒誒，很美味呢」

　不由得漏出了感想，不過雪之下似乎也意見相同。纏繞著雪之下手製醬汁的上等脂身，被引發出更深一層的鮮味。大概是使昆布物盡其用了吧，一旁的出汁（出汁類似高汤，水煮昆布沸腾后捞出）同樣是無可否認的絕品。完全被這傢伙的料理震住到底是第幾次了嗎。

「……美味」

「誒誒」

　總之很美味。

「真的吃得很拼命呢……」

　雪之下似乎稍稍呆住了，不過看上去總覺得很高興。大概是在吹捧著自己的眼光或完美的調味吧。並且，因為調味確實是完美的也不得不服 。都為我做了那麼多次料理，認為不美味的例子好像還真沒有。

「你不吃嗎？」

「吃得太起勁好像有點胃漲了」

　和這傢伙去吃拉麵時放棄的理由幾乎一樣。想起多少次一起前往拉麵店的事不禁苦笑了，邊仔細留意著目標的食材在哪裡。之前相當重點地吃著肉，差不多變得想要吃蔬菜了。

「真稀奇吶」

「嗯？什麼？」

「你這樣坦率地笑著哦」

　……冷不防地被說那種事，會移開臉也是理所當然的吧。說是笑著⋯明明雪之下也是同樣的，怎麼只有我在一味地被說著呢？

「……你也在笑吧」

「誒誒，因為很高興。你也很高興的吧？」

「……」

　真的假的啊，這個餘裕算什麼？即便想報一箭之仇也完全不覺得能取勝，總是單方面被玩弄于股掌之中。這次也不例外，覺得高興的事就這麼被揭穿了。

「喏，再不快點吃水就燒乾了吶」

　正沈浸在敗北感的打擊中，不知為何對面座位的雪之下，往我的碗裡放入了肉。要說高興確實是高興的，不過總覺得被當作孩子一樣對待似的 。看著平日的生活就知道，明明就是這傢伙孩子氣的地方比較多啊⋯⋯。

「再過一會兒，今年也結束了呢」

「是啊」

　時而做著閒談一邊品味著冬日的風物詩，不過因為雪之下的那句話，一下子變得啞然了——還沒對這傢伙為一直受照顧了的事而道謝。絕不是因為忘記了而驚訝，只是察覺到，已經不剩多少時間去猶豫不決了。

「多虧了你，生活過得很快樂。过去以为在大學里会是孤零零的，非常感謝能和我這種人呆在一起。如果從大學畢業的話，因為就職後會認真工作然後進貢，從今以後希望也能一直在一起」

「……不，这是在模仿什么啊」

「虽然是从我的立场替你把你考慮著的说出来了？難道弄錯了嗎？」

「錯了啊！為什麼最後會變得像是奴隸一樣哦！」

「确实。那麼那個部分以外的正確」

「……」

　因為不見得有搞錯反而性質惡劣。打算反驳而仅仅一瞬間变得沉默了，不過對雪之下來說，只是那樣就足以決定勝負。又被打败了……。

「……確實是感謝著的。畢業了以後，想過如果與你和由比濱分別的話，又會回到孤零零一個也是事實。所以對於每天早上被叫醒，甚至為我製作早飯都感到很高興」

「……是嗎」

　既然半数都被揭穿了，稍微變得自暴自弃起來。正因为是感谢的心情，可以的话是不想以这種形式直接傳達的東西。在先前雪之下的發言上補充著不夠具體的部分，一邊在繼續著言語。

「……所以啊，那個……謝……」

　對現在的這份生活，是感到非常滿足的沒錯。那大概也是因為這傢伙在吧。儘管最初的時候總是不知所措，不過變得理所當然地接受下來的如今，對能在一起感到高興也是事實。然而被培育至今的那孤僻的自身虛象，使我難以坦率地表達出來。

「謝，xi—……」

「比企谷君」

　我正編織著話語，再稍許就要說出口之際，由於雪之下而被妨礙了。那個行動實在出乎意料的緣故，到嘴邊的字句再次吞了回去。像是要完全包覆一樣，她溫柔地把我的手握住了。

「謝謝」

　在那種狀態下，雪之下把我正準備要說的話給說出來了。儘管那話語中並沒有明言是在對什麼事情做著感謝，只是以簡潔到如此地步的發言，她在對誰做著感謝是大致明白了。

　要說的話，只需一句「謝謝」，感謝的話語便能結束。我之所以沒能把話說完，並不單單因為害羞，說不定是難以述說自己在感謝著誰的緣故。然而與這樣的我相反，她只用一句話就傳達了自己的感謝給我看。

「……這邊才是，謝謝」

「誒誒，不客氣」

　一旦承認以後 ，意外順利地就把話說出來了。看著接受感謝的她所浮現出的那個漂亮笑容，邊變得恍惚邊重新體會到了——果然贏不了這傢伙。

「那麼，剛剛也說過水要煮乾了吶。難道說還想要我送到碗裡去嗎？」

「我自己來！你也沒怎麼吃啊，體力跟不上嗎？」

「雖然遺憾不過我已經很飽了。請努力把鍋裡的吃完」

　還有相當多的殘餘下來，該怎麼辦？全都托付給我一個人這份量也太多了。……喲西，明天午飯時用來做雜燴粥吧，那樣的話餘下多少也沒有問題了。

「差不多該放進年糕了」

「稍等一下！肚子飽了還追加年糕啊！」

「年糕的分量是計算好的哦（在胃裡留了空間）。你也會幫忙吃的吧？」

「……謹尊旨意（領受了）」

　說到涮涮鍋的話，果然作为收尾菜想要年糕与乌冬面。无法抵抗那樣的欲望，对把年糕投入鍋裡的事保持沈默。做雜燴粥以外，像炖菜與茶碗蒸好像也不錯。姑且，在考慮明天的食譜之前，好像不得不制止住打算放入第四塊年糕的雪之下。

——————

（2.雜燴粥/3.炖菜/4.茶碗蒸；小年糕扔進火鍋裡是完全沒吃過了）



——————

《6. 除夕日》

————————

「……呼嗯」

　果然，要说何谓“舒适地醒来”，并不是被叫醒而是自然睡醒吧。对于最近习惯了被雪之下喊醒的我来说，像这般自然地醒过来也真是久违了。

「哎呀？起来了？」

「……果然在么」

　毕竟彼此交换过钥匙也没什么好吃惊的，倒不如说这家伙不在的话违和感还比较重。虽说如此，雪之下怎么没叫我起床呢？ 从平时督促我规则生活的行为来看，这可是无法想象的事态。

「只有今天就让你好好地睡吧。毕竟这个夜晚会很漫长呐」

「……别说这种会让人误解的话啊」

「真想请你说明下是怎样的误解呢，工口谷君」

　……刁难人的家伙。所谓的“夜晚很慢长”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只是今晚决定通宵而已。目的是除夕夜钟声以及第二天的日出。 要这样的话雪之下也该好好地睡一觉才是，为什么这家伙会穿着围裙在这精神奕奕地捣弄着呢？

「在做什么？」

「说是什么，当然是御节料理了」

　诶？　真的假的？　为啥我家的这位邻居小姐对正月的事这么起劲啊？ 即便只是从床上看过去，也能发现大量的料理排列在桌子上。这到底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啊？

「五点半」

「……」

　那个…说你怠惰还是游手好闲之类真的十分抱歉！明明从那种时间开始做料理我却竟然没醒来。稍微有些在意脸上有否被涂鸦之类的做恶作剧了。

…………

「果然被炉是天国呢」

「是啊」

　雪之下的认真模式在结束御节料理后似乎是切断了。一进入被炉就完全回到平时的雪之下模式了。在被炉桌面自然伸展着的双手传达出无需说明的疲惫感。

「遥控器」

「是」

　之所以这般坦率地遵从，只是因为制作御节料理的事感到有所亏欠罢了，并非是从平日就被当作跑腿指使的习性。而不止电视连录像机的遥控都一并拿过来则仅仅是偶尔注意到罢了，绝——对不是因为以前被为此斥责过的关系。 （这气管炎）

「没看见有趣的节目吗？」

「似乎没有呢」

把电视频道刷刷地切换着，似乎是没有提起她兴趣的节目。已经不知道第几次播出同样的内容了，感觉差不多要启动录像机。

「年内还有没啥没做完的事啊？」

「我觉得没有？」

大扫除踏踏实实地做过了。也没去送年贺卡的需要。御节料理方面雪之下从大早就做了一堆也没什么问题。之后能考虑到的也就只有跨年时吃的荞麦面了。

「对了，你今早这么早起不会累吗？」

「被你这么一说……」

按预定来说可是得彻夜不眠的，真的没问题么？不管从体力还是健康的角度来说最好还是先睡一觉吧。那么劝告以后，雪之下稍稍考虑后点了点头。

「稍等」

「嗯？」

在附近的便签纸上也不知写着什么。虽说零零星星地能看见“荞麦”“青鱼”之类的字眼？

「这些，去买回来」

「……」

雪之下要去睡觉结果似乎是把担子扔到这边来了。没买晚饭食材什么的……没做完的事就这么蹦出来了呢。

「不要买错了」

「……噢」

「那就快点儿去吧」

啊咧？我立刻就得出门了吗？材料都能在临近超市买到的缘故，就算睡个几小时后再去也来得及吧？

「反正你这人要往后拖的话没准就忘了吧？之前就有次忘记买了不是么？」

「……我、我这就去」

「那就好」

那次真的是相当惨烈。被各种戏弄后，最终凭借高级餐厅的套餐料理总算是让她满意了。只是，虽说一直与打工无缘，那之后迫于无奈（没钱）也不知道做了多少回临时工。

「那，我出发了」

「路上小心。到晚上七点还没起来的话请叫醒我。还有，食材要先放到冷藏库里去」

「知道了」

锁门之类的都交给她就好，所以稍微准备后就马上从家里出发了。该不会是因为不想出门才把买东西的任务硬塞给我的吧？顺便幸运的是，被送作礼物的手套以及围巾这次立即就派上了用场。

很少会自己一个外出到超市以前就稍微绕了下路，之后没什么事地回家了。就那样单方面收下圣诞礼物果然还是过意不去（所以去买了）。与她亲手制作的相比起来可能不值一提，不过以我来说也是相当认真地挑选了。

…………

「我回来了」

用钥匙开门后走进家里，按平时的习惯做了回家寒暄。自己不禁对此苦笑，一边打开屋里的灯，赶忙把买的东西放进冷藏库里的时候。

「！！」

冷不防地被背后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 以为有什么地换忙回过头去，只见雪之下的脑袋从被褥里露出来了。

「……」

稍等一下哦！虽说确实是有提议过先去睡一觉。只是为什么是在这个屋子里的床上睡啊！自己家就在隔壁回那边的床上去睡不好吗！

「……好，去把她叫醒。然后让她马上回家吧」

决定了后靠近过去，只是看见那安稳的睡脸途中就变得狠不下心来了。

「……一脸幸福的样子啊」

看着嘴角露出微笑的她不禁那么想道。已经怎么都好了。因此我把作为礼物买回来最新发售的潘先生布偶（25cm）塞到被褥里头。醒来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反应也有點让人期待。最初肯定是吓了一跳吧。然后接下来的瞬间绝对会浮现出满脸笑容。离说要叫醒她的七点为止还剩三小时。在那以前就先到被炉里随便看点什么吧。 醒来之后也就是吃荞麦面，在除夕夜钟声后等待第二天的日出。

在此之前嘛……

咔嚓——